

中國 十大古典名劇

下

翁敏華 馮 裳 范民聲 標校

竈娥冤 · 西廂記 · 牡丹亭 · 長生殿 · 桃花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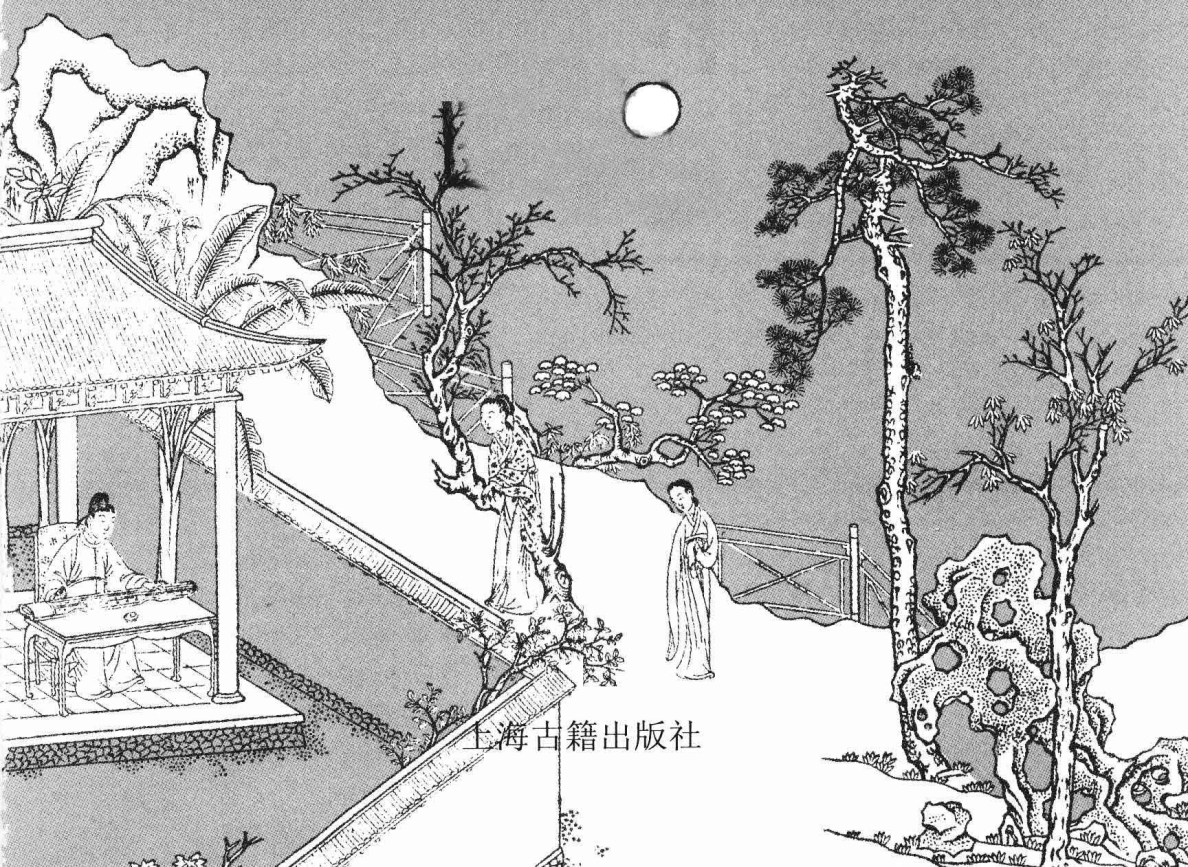
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 十大古典名劇

下

翁敏華 馮 裳 范民聲 標校



风 箏 误

[清] 李 渔

翁敏华 校点

这是一部误会叠出、错中有错的爱情喜剧。戚补臣膝下有一子戚友先与一养子韩琦仲，一顽劣一俊逸；詹烈侯府中有两位小姐，爱娟与淑娟，一丑陋一美艳。那年春天，友先将一柄风筝误放到詹家西院，为二小姐淑娟所得。她见风筝上题有一诗清新可诵，于是便和诗一首。其实这首诗是琦仲所作。风筝讨还后，琦仲得读淑娟和诗，甚为其中所含情意倾倒，便又在下面酬答一首，尽诉求婚之意。不料这回风筝飘落东院，为爱娟所得。在奶妈的安排下，琦仲与爱娟皆冒名顶替地见了一面。在漆黑的闺房里，琦仲请爱娟口占一诗，以和他第二首诗。爱娟求爱心切，只得胡乱背一首千家诗敷衍。待奶妈点上灯火，琦仲“惊丑”逃脱，始悟自己荒唐，进京赶考去了。

这期间，戚补臣操办了友先与爱娟的婚事。爱娟以为新郎便是去年幽会过的人，大诉相思之苦。友先原本就对爱娟的丑貌不满，借机大闹洞房。在爱娟母女答应其许多无理要求后，风波这才勉强平息。

琦仲荣归之后，得知养父已为他定了婚事，以为新娘就是那位惊人的丑女，百般不愿。新婚之夜，新郎不肯入洞房，惊动了淑娟之母。直至红烛高照新嫁娘，绝代佳人露真相后，新郎才知道自己误会了。这一回的洞房风波，以新郎赔罪而告终。

不久，詹烈侯归乡，两家合聚一厅，这才揭开了最后的谜底。在最后一番争论吵闹后，一笑泯恩怨，合家庆团圆。

李渔(1611—1680)，字笠鸿，后字笠翁，号觉世稗官，兰溪(今属浙江)人，是清初著名的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和戏曲活动家，著有传奇十六种。《风筝误》是李渔的早期剧作。与当时剧坛题材陈陈相因的承袭风尚不同，李渔的戏曲创作匠心独运，于情节与人物的设计脱尽窠臼。作者擅长运用误会和巧合的手法，擅长运用美丑对比、生旦戏与净丑戏对举的手法，使全剧充满了诙谐新奇的喜剧效果。李渔曾长期充任戏班班主，他的《闲情偶寄》中又记录有许多戏剧表演的经验和理论，故李渔的剧作，特别是代表作《风筝误》，正是所谓“场上之作”，是他戏剧理论(如“立主脑”、“戒荒唐”、“重宾白”等主张)的具体实践。

《风筝误》问世后曾广为流传。其中《惊丑》、《婚闹》、《逼婚》、《詫美》等出，至今仍为南北许多剧种搬演。梅兰芳、尚小云曾改编上演过本剧；京剧《凤还巢》亦脱胎于此。本剧版本很多。此次整理所用者为清康熙年间刻本。

(翁敏华)

目 录

第 一 出	颠末		339
第 二 出	贺岁		340
第 三 出	闺哄		342
第 四 出	郊饯		344
第 五 出	习战		345
第 六 出	糊鹁		346
第 七 出	题鹁		347
第 八 出	和鹁		349
第 九 出	嘱鹁		351
第 十 出	请兵		353
第 十 一 出	鹁误		355
第 十 二 出	冒美		357
第 十 三 出	惊丑		358
第 十 四 出	遣试		360
第 十 五 出	坚垒		362
第 十 六 出	梦骇		364
第 十 七 出	媒争		366

第十八出	艰配		368
第十九出	议婚		369
第二十出	蛮征		371
第二十一出	婚闹		372
第二十二出	运筹		374
第二十三出	败象		375
第二十四出	导淫		377
第二十五出	凯宴		379
第二十六出	拒奸		380
第二十七出	闻捷		382
第二十八出	逼婚		383
第二十九出	詫美		385
第三十出	释疑		390

第一出 颠 末

【蝶恋花】(末上)好事从来由错误。刘阮非差，怎入天台路？若要认真才下步，反因稳极成颠仆。更是婚姻拿不住。欲得娇娃，偏娶强颜妇。横竖总来繇定数，迷人何用求全悟！

【汉宫春】才士韩生，偶向风筝题句，线断飘零。巧被佳人拾着，彤管相赓。重题再放，落墙东，别惹风情。私会处，忽逢奇丑，抽身跳出淫坑。赴试高登榜首，统王师靖蜀，一战功成。闻说前姻缔就，悔恨难胜。良宵独宿，弃新人，坐守长更。相劝处，银灯高照，方才喜得娉婷。

放风筝，放出一本簇新的奇传，
相佳人，相着一副绝精的花面。
赘快婿，赘着一个使性的冤家，
照丑妻，照出一位倾城的娇艳。

第二出 贺 岁

【鹊桥仙】（生巾服上）乾坤寂寞，藐怀焉寄？自负情钟我辈。良缘未许便相遭，知造物定非无意。

乌帽鹑衣犊鼻褌，风流犹自傲王孙；三都赋后才名重，百尺楼头气岸尊。手不太真休捧砚，眉非虢国敢承恩？佳人端的书中有，老大梁鸿且莫婚。小生韩世勋，字琦仲，茂陵人也。囊饥学饱，体瘦才肥。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亦自多情，缘独慳于宋玉。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未图婚媾。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自幼抚养成人，与他令郎戚友先同窗肄业。今乃元旦之日，须要整肃衣冠，候他出来贺岁。

【小蓬莱】（小生三髻冠带，未随上）最喜门清似水，谱东山几局闲棋。（副净巾服上）家声尽旧，桥名朱雀，巷是乌衣。

（见介。生）老伯台请坐，容小侄拜贺新正。（小生）贤侄是客，老夫是主，怎敢受礼？同拜就是。（同拜介。生）改岁之余，愿老伯蒲徵早就，霖雨苍生。（小生）交春以后，望贤侄联掇科名，早谐花烛。（生，副净揖毕，同坐介。生）老伯，小侄异姓孤儿，蒙老伯扶持教诲，胜似天伦，感激之私，一言难尽！

【宜春令】蒙垂念，辱俯携，恨不得挽青云扶人上梯。近世的交情，生前尚且翻云覆雨，何况朋友死后，还肯念及子孙？叹人亡交废，路逢羊舌谁弹泪！老伯真古人也。此德此恩，不知何年可报。愧无能报德衔环，只有个感恩流涕。莫说老伯，就是世兄与小侄呵，一样的坝簾奏雅，与同胞何异。

（小生）老夫与令先尊，有车笠之盟，又受妻孥之托，怎敢以生死变交。

【前腔】承交子，受托妻，顾黄泉常愁负伊。你只管用心读书，莫说纸笔之资、灯火之费老夫不惜，就是婚姻一事，少不得也在老夫身上。你休忧聘礼，难道我向平只为婚男计？令先尊易箠之时，以此事谆谆见托。老夫也曾力任不辞。防备他死者重生，须使我前言无愧。（副净）老世兄，自古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我和你两世通家，说甚么同胞异姓，都是一般昆季。

（末持帖上）禀老爷：方才詹老爷来拜年，说新正事冗，不敢请见，留下帖子去了。（小生看帖介）原来是詹烈侯，是老夫极相好的同年。他既来

了，老夫就要去答拜。分付打轿，暂别了。人情重来往，友谊愧先施。（末随下。副净）老世兄，我和你终日闭在书馆，成年不见妇人，这些时睡卧不安，未免有些亢阳之意。如今解馆过年，正好及时寻乐，和你到姊妹人家去走走何如？（生）闻得近来名妓甚少，只怕也不消去得。（末上）禀相公：外面有许多妓女上门来拜年。（副净大笑介）我欲仁，斯仁至矣。妙，妙，妙！快唤进来。（末唤介。老旦、小旦、净、丑扮妓上）居邻桃叶渡，颦效芰萝村。莺语同招客，梅花伴倚门。二位相公在上，贱妾们拜年！（副净）不消，来到就是了。（生背面远立介。众）那一位是戚大爷？（副净）小子。（众）那边一位呢？（副净）是敝友韩琦仲。（众）好两位风流相公！

【玉抱莺】〔玉抱肚〕堪称双美，乍相逢教人目迷。（指生介）那壁厢器宇春容，（指副净介）这壁厢裘马轻肥。二位相公不弃，几时到敝寓来，光顾一光顾何如？（副净）明日就来相访。〔黄莺儿〕（众）望栽培，倘文车见枉，便不宿也增辉。

今日各位老爷家，都要走一走，不得久陪，告别了。（副净）怎么忍得就去？（拉住浑介。众）已登七贵府，再过五侯家。（齐下。副净）老世兄，你为何这等道学？那些女客们来，也和他说说笑笑，才像个风流子弟。为何手也不动，口也不开，反背面立着，却像怕羞的一般？你也忒煞老实了。（生）小弟平日也不十分老实，只是见了这些丑妇，不由你不老实起来。（副净）怎么？方才这几个，妖妖娆娆，也尽看得过了。（生微笑介）

【解三醒】嗅着他脂腥粉气，怎教人翠倚红偎。（副净）毕竟怎么样的方才中得你的意？（生）但凡妇人家，天姿与风韵，两件都少不得。有天姿没风韵，却像个泥塑美人；有风韵没天姿，又像个花面女旦。须是天姿风韵都相配，才值得，稍低徊。就是天姿风韵都有了，也只算得半个，那半个还要看他的内才。倘若是蓬心不称如花貌。也教我金屋难藏没字碑。（副净笑介）你也忒煞迂阔，世上那有这样妇人？方才家父说要替你定亲，这等看起来，你的头巾是极难浆洗的了。（生）若要议亲，须待小弟亲自试过他的才，相过他的貌，才可下聘。不然，宁可迟些，决不肯草草定配。甘淹滞，怎肯把山精野怪，引入房帏。

（副净）一发说得好笑，只有扬州人家养的瘦马，肯与人相，那有宦家儿女容易使人见面的？

【前腔】何曾见侯门娇丽，肯容人较瘦量肥？就作外貌见了，那内才怎么知道？难道好出个题目，考他不成？就是朝廷也不开女科第，几曾见穷措大，考蛾眉？老世兄，我劝你将就些也罢了。须知道河清难

俟韶光迅，只怕你觅得娇娃日已西。休拘泥，只要门当户对，早教于飞。

（末上）老爷回来了。年酒摆在中堂，请相公上席。

【尾声】（合）我和你意空驰，神虚费，婚姻自有个暗中媒。倒不如现在的屠苏、且去饮数杯。

瑞霭环凝绿野堂，岁朝风景异寻常。

尊前有酒春方好，眉上无愁日自长。

第三出 闺 哄

【海棠春】（外苍髯冠带，末随上）林居偏系苍生望，丝鬓老丹心犹壮。术祇愧齐家，闾内多强项。

雄心勃勃鬓萧萧，功在边陲望在朝。尚有倒悬民未解，难将生计学渔樵。下官詹武承，字烈侯，进士出身，官拜西川招讨使。只因朝中宦寺专权，怪下官不肯依附，唆人弹劾，罢职家居。近日闻得川广之间，蛮兵作乱，势甚披猖。朝议纷纷，要起下官复还原职，未知确否。这倒不在话下。只是下官之命，易在功名，难在子息；下官之才，长于治国，短于齐家。正夫人早丧，子嗣杳然，止留二妾，各生一女。他们一岁之内，倒有三百个日子相争；下官一日之中，吃得八九个时辰和事。亏了一双顽皮的耳朵，炼出一副忍耐的心胸；学得炒闹为常，反觉平安可诧。二夫人梅氏，生女爱娟；三夫人柳氏，生女淑娟。爱娟居长，淑娟居次，年俱二八，未定朱陈。昨日是元旦之期，下官在梅夫人房里度岁。今日轮该柳夫人当夕了。且喜应酬已毕，不免早些过去，同他吃几杯岁酒。不要去迟了，又道我冷落他。（叹介）这叫做阴气费和阳易变，盐梅好剂醋难调。（暂下）

【前腔】（小旦扮夫人上）衾裯同抱甘谁让？宠盛处后来居上。（旦扮小姐，副净扮梅香随上）二母费调停，敢为慈亲党。

（小旦）妾身柳氏，招讨公第三房夫人。女儿淑娟，招讨公第二位小姐。二娘梅氏，嫉妬成风，咆哮作性。妾身初来，也曾让他几次。怎奈越高越上，势不相容。如今只得与他旗鼓相当，才能勾画疆自守。（对旦介）我儿，你爹爹昨日在那边过年，今日这样时候，还不见过来，想是又被那老妖精缠住了。（旦）新正为一岁之首，决不使我母子向隅，想必也就来了。（外便服上）老梅虽占春光早，嫩柳还承雨露多。（见介）夫人，下官昨日拘于次序，只得勉强住在那边，你母子二人度岁，未免冷静了。（小旦）也不十分闹热。（旦）孩儿备有春酒，替爹爹母亲介眉。（外）如此甚好。

(旦送酒介)

【惜奴娇】(合)琥珀浮光，喜红颜华发，共映霞觞。一样的辛盘菜果，今夜倍觉生香。徜徉，对景开怀增欢畅。案齐眉，珠擎掌。(合)祝寿康，但愿年年今日，共醉千场。

(老旦扮夫人，丑扮小姐上)女子心肠曲，男儿宠爱偏。只愁情意假，空占昨宵先。妾身梅氏，詹家署事的正夫人是也。老爷在柳氏房中饮酒，不免同着女儿，潜步走去，听他说些甚么。(行介)正是：但听私下语，便识枕边言。(丑)来此已是三娘门首了。母亲，我和你躲在一边，好听他们说话。(老旦)正是。(共躲听介。外)夫人，我年逼桑榆，止生二女，你生的这一个，聪慧端庄，还替下官争气；只是二娘生的那一个，貌既不高，性又顽劣，我终日替他担忧，怎么样到人家去做媳妇。(小旦)有那样的娘，自有那样的女儿。莫怪女儿不成器，只怪那老东西的教法不好。(旦)爹爹、母亲，且自饮酒，不要多话。万一下人听见，传与二娘知道，又是一番嫌隙了。(外)我儿说得是。

【前腔】(合)须防，耳属于墙，休向新年佳节，又起争场。且把金樽倾倒，休负眼底春光。芬芳，几树梅花相依傍。暗香来，神增爽。(合前)

(老旦、丑闯入介。老旦)小妖精，你同家主公吃酒，把我娘儿两个当小菜，怎见得我的教法不如你的教法；怎见得你的女儿强似我的女儿？(指小旦介)

【锦衣香】骂你那淫妇腔，妖精样。逞自强，将人谤。不分个后到先来，恁般无状。(小旦)我倒不是小妖精，你是个老妖精。为甚么别人在房里吃酒，要你沿墙摸壁来听？(指老旦介)笑你那狐狸越老越猖狂，迷人技痒，到处寻郎。(老旦)好骂，好骂！(欲打介。小旦)你来，你来！(外各劝介)劝娘行息忿，甚冤仇动辄相伤？(对老旦介)夫人，你比他年长，怎与他一般较量？(老旦)是他的年纪小，我的年纪老。你到年纪小的身边去！(推外介。外对小旦介)夫人，若论于归次第，你也略该相让。

(小旦)是他比我先来，我比他后到。你到先来的身边去！(推外介。外笑介)他又推来，你又推去，我只当在这里打秋千。(丑对小旦介)三娘，我的母亲教法不好，你的教法好，以后劳你教教罢了。(对小旦介)妹子，你聪明似我；我丑陋似你。你明日做了夫人皇后，带挈我些就是了。

【浆水令】你这俏仪容是夫人娇样，好规模是皇后尊腔。我呵，只好做农家媳妇贩家娘，全仗你提携带挈，做个贵戚椒房。(旦背

对老旦介)二娘,是我母亲不是了。看孩儿面上,不要气罢。劝你千金体,莫气伤,且看儿面恢宏量。(对丑介)姐姐,你与妹子原是和气的,不要为这几句闲话,就成了嫌疑。好姊妹,好姊妹,影形相傍。休因这小嫌隙,小嫌隙,中道参商。

(老旦指小旦介)若不看你女儿面上,今日和你不得开交,我儿去罢!不意顽嚚辈,翻生贤慧儿。(丑同下。外指内介)老泼妇!老无耻!新年新岁,就来寻是非!(小旦)起先为甚么不骂?如今见他去了,弄这假威风与那个看?(外)当面不骂,是替你省气;背后骂他,是替你出气。总是爱惜你的意思。(笑介。净扮报人上)三边传檄至,九阙赐环来。报,报,报!(末传介。小旦、旦避下。外)唤他进来!(净见介)恭喜老爷起复原官,圣旨已下,道地方多事,就要催老爷上任。(外)知道了,外面领赏。(净下。外)既然起官,就要上任。那干戈扰攘的地方,不好带得家小。我如今在家,他们还终日炒闹,明日出去之后,没有个和事老人,他两下的冤家,做到何年是了?(想介)我有道理。叫院子!(末应介)趁我在家,叫几个泥水匠来,将这宅子中间,筑起一座高墙,把一宅分为两院。梅夫人住在东边,柳夫人住在西边。他两个成年不见,自然没气淘了。(末)老爷说得是。

【尾声】(外)把长城筑起三千丈,省得干戈扰攘。(叹介)我还怕他攻倒堤防。

不会齐家会做官,只因情法有严宽;
劝君莫笑乌纱弱,十个公卿九这般。

第四出 郊 饯

【菊花新】(小生带末上)衰年情愈笃嚶鸣,闻道良朋赋远征。恰遇柳条青,好折取一枝相赠。

下官戚天袞,字补臣。与詹烈侯是同榜弟兄,最相契厚。闻得他有赐环之诏,今日起身,因此备下祖饯的筵席,来在邮亭相等。想此时已出门了。叫家僮拿了帖子,立在道旁伺候。(末应介)

【望吾乡】(外冠带,引众上)衔命长征,风霜久惯经。残躯一向离鞭镫,不生髀肉真天幸,余力犹堪骋。君恩重,家室轻,成败由天命。

(末跪迎介)戚老爷有酒,摆在驿亭,候老爷饯别。(投帖介。外)快住轿。(进见介)钦限甚严,匆匆就道,小弟未曾拜别,反辱年翁郊祖。(小生)鲁

酒一卮，不敢称钱，为年翁壮行色耳。看酒来。（送酒介）

【倾杯玉芙蓉】（合）载酒问觞祖驿亭，暂息旌旗影。俺两人意气相投，科第同登，休戚相关，车笠同盟。风云泉石非殊命，只为朝市山林各有情。杯须罄，休教唱《渭城》，怕唱来时曲声凄楚不堪听。

（外）老年翁，小弟正有一事奉托，今日若不相遇，竟自忘了。小弟衰年乏嗣，止得两个小女，如今都已长成。小弟此行，归期未卜，求老年翁念同谱之情，替小弟择两个佳婿。若路远期促，不及相闻，就便宜行事也罢了。（小生）领命。

【玉芙蓉】（外）辞家老向平，婚嫁将谁倩？幸良朋可代，然诺无轻。只要择婿得人，聘礼分毫受。订盟不受千金聘，择吉何须百两迎。（小生）承台命，我中心敬领，定搜寻一双润玉配清冰。

（外）告别了。（起介。外）束发投交鬓已丝，那堪踪迹又参差。（小生）若逢驿使南来便，好寄梅花第一枝。（带末先下。外）分付各役，及早趲行。

（众应，行介）

【朱奴儿犯】一来为生灵待拯，二来为天语催征。因此上，沐雨梳风晓夜行。原不为利名争竞。既许为苍生，干城早到，疮痍早住疼。因此上任不得宽闲性，此时呵，有多少难民屈指算来程。

【尾声】三军共诧鞭梢影，为甚的平白地指挥号令？谁知俺是操演胸中的旧甲兵。

第五出 习 战

【北粉蝶儿】（净蛮装，引众上）七尺昂藏，不枉了七尺昂藏。盖乾坤气雄心壮。天铸就铁胆铜肠，眼重瞳，眉八彩，帝王奇相。割中原几处强梁，都随啗一声雄唱。

据地称雄积有年，那堪久戴洞中天？时人莫笑蛮靴弱，一踢能教万国穿！自家洞蛮雄长，掀天大王的便是。咱们各踞洞天，自成部落。就是朝廷有道，不过暂受羁縻。若还国势凌夷，岂肯自为囚虏？孤家生来相貌雄奇，性格骁勇，素有席卷中原之志。只因海宇承平，难于窃发。如今闻得朝中群小肆奸，各处贪官布虐，人民嗟怨，国势倾危。若不乘此兴兵，可不自贻后悔！只是一件，我闻得官兵所用的器械，件件犀利，俺这里刀枪

虽快，弓弩虽多，只可为应敌之资，不可为制胜之具。我想中国所少的，只有一个象战。孤家已曾蓄有猛象数百，铁骑三千。象阵前驱，骑兵继进，以此制敌，何愁不奄有中原！已曾着人训练多时，只不曾亲自简阅。今日天气清明，不免登坛演习一番。（登坛介）传谕人象两营，各自披坚执锐，听候操演！（众）禀问大王，还是先演象战，先演人战？（净）先人后象！（众应，传令介。众持军器，各舞一回下）

【石榴花】（净）一件件绕身随手现锋铍，俺只见电色闪毫光。可喜的是弓弯夜月，剑倚秋霜，枪能贯甲，箭拟穿杨。又只见那猛駉马蹄儿踏碎了桃花浪。一道红尘，人间天上。气昂昂的猛貔貅，气昂昂的猛貔貅好似天神样。舞罢了各返彩云乡。

（扮象上，舞一回下）

【扑灯蛾犯】（净）蠢生生如犀增跳踉。威凛凛如虎增肥样。脊巍巍如山复如堵，鼻层层如风卷浪。雄纠纠千夫失勇，木蚩蚩万弩不能伤。泼凶凶长驱直拥，伏贴贴敌骑百万一齐僵。

分付人、象合战一回！（众应传令介。人、象同上合战毕，摆齐听令介。

净）人有人威，象有象勇。好战法，好战法！

【上小楼犯】凭着您烈轰轰人马强，矫腾腾牙爪张。扶佐俺掠了金珠，踞了城池，做了君王。那时节封您做食禄千钟封侯万户的功人功象。须记嚼纶言非诳。

摆队回营。（众应，行介）

【叠字儿犯】对对旌旗明亮，个个戎装鲜朗。更有那煌煌的司命幡，离离的护熏幢。五彩飘扬，助的军容壮。喜孜孜归来帐房，笑吟吟自捧霞觞。歌舞徜徉，洞中蛮都增欢畅。伫看把锦江山打叠实空囊。

分付大小蛮军，点齐人马，就是明日起兵。（众应介）

【尾声】取中原，如反掌。看长驱，谁能拦挡？一任那不知命的螳螂将臂攘。

计就何难拉朽枯，狰狞一兽抵千夫。

荡平拟建功臣阁，不画麒麟画象图。

第六出 糊 鹑

【吴小四】（副净带末上）跨金鞍，佩玉环，豪华第一班。掷色斗

牌赢不惯，每日输钱常论万，当家后，一总还。

小子名唤戚施，家君原任藩司，做官不清不浊，挣个本等家私。只养区一个，并无同气连枝。没偏袒受人妻子之托，甚来由养个赵氏孤儿与我同眠同坐，称他半友半师。谁知是个四方鸭蛋，老大有些不合时宜。有趣的事不见他做，没兴的事偏强人为。良民犯何罪孽？动不动要捉我会文做诗。清客有何受用？是不是便教人烧香着碁。好衣袖被香炉擦破，破物事当古董收回。好髭须被吟诗撚断，断纸筋当秘笈携归。更有一般可笑，命中该受孤栖。说起女色，也自垂涎咽唾；见了妇人，偏要做势妆威。学生连日去嫖姊妹，把他做个俊友相携，又不要他花钱费钞，他偏会得拣精择肥。难道为你那没口福的要持斋把素，教我这有食禄的也忍饿熬饥？我从今誓不与他同游妓馆，犯戒的是个万世乌龟！自家戚公子，字友先的便是。一向坐在书房，被老韩磨灭不过。连日同几个帮闲，在外面赌钱嫖妓，打双陆，蹴气毬，何等快乐。如今清明近了，那些富家子弟，个个在城上放风筝，使我看了，一发技痒不过。叫家僮，也去糊一个风筝来，我就要上城去放。（末应下。副净）我想古来制作的圣人，最是有趣，到一个时节，就制一件东西与人玩耍；不像文、周、孔、孟那一班道学先生，做这几部经书下来，把人活活的磨死。

【大趸鼓】聪明让鲁般，随时逐节，把巧制新翻。不像那诗书庸腐文章板，平铺直叙没波澜。照我看来，那十分之中竟有九分该删。

（末持风筝上）大爷，风筝有了。（副净看介）糊便糊得好，只是忒素净些。

（末）大爷自己画一画就是了。（副净）那个耐烦画他？也罢，我先到郊外去等，你拿到书房里，央韩相公画一画了来。

杨柳风高春已分，纸鸢头上乱纷纷。

赛人全仗丹青力，放作天边五色云。

第七出 题 鹞

【翠华引】（生上）拾翠佳人遍野，王孙尽束雕鞍。只为倾城色少，潘车懒出柴关。

小生韩琦仲，与戚友先同学攻书。怎奈他是个膏粱子弟，只喜斗鸡走狗，蹴鞠呼卢。不但文章一道绝不留心，就是那焚香挥麈，种竹栽花之事，也非其所好。可惜他令尊造下这座园亭，何等幽雅，他也不会领略。你看花瘦草肥，蛛多蝶少，也不叫园丁葺理葺理。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叫抱琴